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十一回 痛郎削髮潑藥輕生 憶主傷心擁衾敘話

說話寶釵聽了傻大姐的話，雖不十分仔細，「做和尚」三個字，已清朗朗的入耳。因寶玉出門不歸，寶釵只防他去走這條路。今聞傻大姐之語，觸動心病，一時魂魄驚飛，竟以林黛玉在沁芳橋聽見寶玉娶寶釵的話一般樣光景，便略略按定了神，叫住傻大姐問道：「你為什麼知道寶二爺去做了和尚呢？」傻大姐瞅著寶釵笑道：「沒有的事，我和奶奶說了，又嫌我搬嘴，他們要捶我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剛才你說的話，我都聽見了，這會兒你和我說，我再不告訴別人。你不說，我就去告訴你姊姊，仔細挨捶罷。」傻大姐呆了一呆，便說道：「剛才琥珀姊姊叫我到玉釧姊姊那裡去這鬚發，玉釧姊姊又給我兩支花兒，我在太太院子裡見林大娘手裡拿了寶二爺剪下的頭髮，還有穿的衣服進太太屋裡。人家說寶二爺去做和尚了，太太在那裡哭呢。後來我還站著，彩雲姊姊攆我出來，叫我不許多嘴。」寶釵不等傻大姐說完，頓時神魂飛亂，急火攻心，噴出幾口血來，眼前一陣烏黑，昏暈倒地，嚇得傻大姐轉身便走。

接著鶯兒同臻兒從鳳姐處出來看見，趕忙來把寶釵扶起。

寶釵已漸漸甦醒過來，搭在臻兒肩上，鶯兒見寶釵面色如灰，腮頰上尚有血跡，忙拿手帕子給寶釵揩抹淨了，扶著慢慢走回屋裡。鶯兒便問：「姑娘怎麼著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一時心裡不好過起來，讓我躺躺去。」鶯兒便把枕头墊高，一面叫小丫頭倒了半盞溫茶來，送過寶釵唇邊嗽了口。小丫頭接去茶盞，鶯兒扶寶釵睡下。早有襲人、麝月等知道，急忙趕來，見寶釵臉上氣色改常，襲人明知寶釵為寶玉傷心，但不致忽然著起緊來。

當著寶釵，又不便盤問鶯兒，鶯兒亦不敢告訴襲人，惟有四目互相覷視，默然無語。半晌，寶釵睜眼望屋子裡一瞧，問：「臻兒沒有回去嗎？」麝月便推臻兒過去，一面接口道：「臻兒在這裡，奶奶有什麼話吩咐他？」寶釵道：「這會子我也沒有什麼話說，叫他回去，太太跟前少說話。沒的他老人家知道了，又著急。」鶯兒在旁，便把寶釵的話又叮嚀了臻兒幾句，臻兒自走了。襲人走近炕前問寶釵道：「奶奶身上不爽快嗎？」寶釵閉著眼點點頭。

襲人知道他嫌煩，便走出房來趕上臻兒，問道：「奶奶為什麼忽然這樣起來？」臻兒一路走著，答道：「我和鶯姑娘從平姑娘屋裡出來，走到穿堂裡，見寶姑娘跌倒地上，傻大姐在面前飛跑的走了，也不曉得為的是什麼？姑娘你去瞧瞧。」說著，拉了襲人走到寶釵跌的所在，指與襲人一看，襲人吃驚道：

「這還了得？」當下叫臻兒快些回去。「別忘了姑娘的話，我告訴璉二奶奶去，叫快請大夫呢」。臻兒走了，襲人獨自一個站在那裡，看了拭淚，心想大凡鬧出來的事，再離不了傻大姐。

仔細想起來，比不得先前的事。況且，寶姑娘是個明白人，斷不至聽了傻大姐的話，就認真當一件事，怎麼樣起來。

一路思想，往鳳姐處，見林之孝家的正在那裡回道：「門上這些人，在外頭打聽，都說沒有知道這個地名。又問程日興相公們，也不知道。且翻著什麼《廣輿記》，不知查得著沒有？還到工部裡去弔齊了各省輿圖，細細再查，只怕也未必查得出來呢。」襲人聽說，估量著為尋寶玉的事，等林家的回畢了話，便把剛才看見寶釵的光景告訴了鳳姐，叫人快請醫生去。

鳳姐便吩咐林之孝家的，「趕忙叫人去請王太醫，你回的話，我先去回了老太太、太太，等二爺回來再商量」。林之孝家的答應退出。

鳳姐向襲人道：「這件事自然瞞不得寶二奶奶，也要說得委婉些才好，不知道又是那個快嘴，大驚小怪的去嚇了他，才這樣的。」襲人道：「剛才臻兒說起，他和鶯兒見傻大姐不知和寶二奶奶講了些什麼話呢。」鳳姐道：「這又奇了，傻大姐又怎樣知道？」小紅在旁邊道：「林大娘進來的時候，傻大姐也在院子裡呢。」鳳姐聽了，著急道：「可不要在老太太跟前有的沒的傻出些話來，可了不得。」襲人聽了，一面還聽不出傻大姐說的是什麼事，正要細問鳳姐，只見平兒進來回道：「太太也在老太太屋裡，叫奶奶立刻過去呢。」鳳姐連忙站起身來，向襲人道：「你快回去，鶯兒到底年紀小，麝月、秋紋這班人是靠不住的。停會兒大夫來，叫蘭哥兒陪了進去。」說著，自往賈母處去了。

襲人便向平兒盤問，平兒把寶玉出家送回東西來的話和襲人說明。襲人一時痛苦不減於寶釵，因當平兒面前，勉強忍住，回到自己屋裡，抽抽噎噎的哭了一回。

且說鳳姐來到賈母處，先把林之孝家的回的話告訴了賈母說：「等查出了這個地名，再來回明老祖宗。」賈母點點頭，又問：「璉兒回來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剛才回來，姨媽家裡叫去，不知商量什麼要緊話。老祖宗要叫他，就打發人去。」賈母道：「既然姨媽家裡有事，這會兒且別去叫他。我才和你太太說過，咱們上緊去查這個地場。一則人家也不放在心上，二則就查著了，倘若今兒在那裡，過幾天又到了別處，白不中用。」

不如吩咐他們趕緊多寫幾百張招貼，上面寫明寶玉年貌、住址、姓名，有人找著送他回來，給他多少銀子；通風送信的人，減半給賞。人家看見，貪圖發財，自然分路各去找尋，比咱們打發出去的人更上緊呢。璉兒回來，你就告訴他。」鳳姐應了一聲「是」，王夫人在旁接口道：「老太太吩咐，自然叫他們照著辦。但我頭裡失了玉，不是貼過賞單，真的沒有影響，倒叫他們弄了假的來胡鬧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別糊塗，玉可以弄得假的，難道人也可以弄出一個假的來嗎？果然有人找了寶玉回來，鳳丫頭你聽，這宗銀子，也別叫動官中的。你太太折變不出，我那裡還有幾件東西呢。你們可記得送回賞單上寫的多少？」鳳姐道：「上回寫的送玉者，賞銀一萬；送信者，送銀五千。」賈母道：「論理起來，人自然比玉更珍貴些。如今說不得，只好照舊寫罷哩。」鳳姐聽了賈母吩咐，忙回來問平兒道：「二爺回來沒有？」平兒道：「二爺在廳上陪王太醫呢。」原來外邊請到王太醫，因賈璉如今未便陪進寶釵屋裡，早叫賈蘭候著。一面老婆子傳說大夫到了，鶯兒上前回明寶釵，寶釵不叫診治。襲人在旁再三勸說，寶釵勉強聽了他的話。王太醫與寶釵診了脈，足有半個時辰，然後退出，至廳上坐定開方，自與賈璉細談病症而去。賈璉走進裡邊，鳳姐忙問：「王太醫怎麼樣說？」賈璉搖頭道：「王太醫雖然沒有講到十分決絕的話，聽他口氣，說是竟像頭裡林姑娘的脈氣，很難治呢。」

「鳳姐道：「既然像林妹妹，就可保無事了。」賈璉道：「我何曾不是這樣問他。王太醫說，先前園子裡住的這位小姐病重的時候，論脈氣已萬無生機，及至回了過來，復去診視，截然似換了一個人的脈。他也從來沒有經見過這種病症，說不得是醫藥調治之功。如今這位奶奶，除非也有意外之望，才能保得平安。」鳳姐道：「到底開了方子沒有？」賈璉道：「方子是勉強開了一個。他說不過盡人事罷哩，還不敢擔承，叫再請高明斟酌。」鳳姐道：「我不信，寶妹妹平日氣體壯健，比不得林妹妹生來單薄。才吐得幾口紅，便說得那麼樣兇險。就只要寶兄弟早一天回來，自然一角安四角安了。你到底知道那一處有個叫什麼大荒山青埂峰？」賈璉道：「你倒問的奇，無影無蹤的話，人家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嗎？」鳳姐道：「老太太叫你照著先前找玉的賞單，多寫幾百張，趕緊去貼呢。」賈璉道：「可是老太太的話哩。若講寶兄弟是榮府裡出去的，又是新科舉子，人家看見了敢把他藏起來嗎？旁人去找得著，咱們打發出去的人也找著了，不比得那塊玉，偷偷摸摸拿去，賣給人家，或因愛這一件罕物想要瞞味起來，必得多許他銀子才起眼，便肯拿來送還咱們。」鳳姐道：「這塊玉在咱們家算件寶貝，人家要藏起來做什麼？不過當一件玩意兒東西留著，估量值這一萬兩銀子嗎？也不過聽著老太太辦罷哩。」賈璉道：「那倒別講這話，像石呆子精窮一個人，他的湘妃棕竹扇子，還他一千兩銀子一把不肯賣呢。如今別說閒話，外頭的饑荒正打不了。」

比如寶兄弟，本來自己要回家，那些人見了賞單，便因風吹火兒，拉扯著混說是他們去找著送回來的，揭了賞單，立逼著要兌銀子，你那裡現成嗎？」鳳姐道：「啐！我有銀子你早變法兒來鼓搗了。那倒不要你著急，老太太有這句話，太太那裡折變不出，

老太太預備著呢。」賈璉道：「既然有老太太不心疼的銀子，要寫十萬兩的賞單也不難。」賈璉立起身來就走。鳳姐又叫住道：「姨媽的病可好了些嗎？剛才叫你去說什麼，可提起寶姑娘的事沒有？」賈璉道：「姨媽的病已好了些，為的是薛老大的官司，也沒有什麼要緊話。今兒寶兄弟的事情，他老人家早已知道了的。寶妹妹身上不好過，我也回來碰見大夫才知道的。」賈璉話未完，鳳姐便催著他道：「快去干你的事去罷。我點給平兒送太舅爺家的生日禮，還要過去看寶妹妹呢。」

不表鳳姐這裡的話，且說紫鵲在櫳翠庵聞知寶玉中舉後忽然失走，便到稻香村來看李紈為由，暗暗打聽這件事。李紈因寶玉不在家，諒無妨礙，可憐紫鵲一個人在櫳翠庵孤凄冷靜，便打發人去告訴了妙玉，留紫鵲住下。紫鵲鎮日牽腸掛肚思想回南，又因寶玉這一走，心裡想道：「或者他病好了，到底撩不下姑娘，所以瞞著眾人，私下找尋到姑娘家裡去了也論不定。

但是，他從來沒有出門慣的，遠隔幾千里路，獨自一個人怎麼能夠找尋去呢？倘或路上有個閃失，如何是好？」紫鵲這幾天來又換了一副心境，半驚半喜，心上總不得安穩。今日見李紈過去了一天，到晚上還沒有回來，不知為寶玉沒有信息在那裡商量打發人去找尋呢，還是寶玉回來了，老太太、太太大家歡喜，留著講話？專等素雲回來探聽個信兒，一個人在燈下呆呆坐著。

再講李紈在賈母處吃了夜飯，又到寶釵屋裡坐了一回，回至稻香村已交三鼓。賈蘭把陪王太醫，並王太醫講的寶釵病緣都告訴了李紈。素雲伺候李紈母子睡了，來見紫鵲，便笑問道：

「你這幾天倒像越發有了心事了。這樣冷天氣，為什麼不到被窩裡暖和去，一個人坐著閒打牙兒。」紫鵲道：「夜很長呢，橫豎睡不著，你和奶奶也沒有回來。今兒那邊有什麼事？整整去了一天。」素雲道：「我告訴你一件事，寶二爺今兒有信回來，誰知他竟剃下頭髮去做和尚了。穿出門的衣服，連頭髮都寄了回來。寶二奶奶聽了這句話，嚇得死去活來，現在請王太醫叫蘭哥兒陪著瞧呢。」紫鵲聽到寶玉去做和尚一語，吃了一驚，不覺情現乎色。素雲歎著紫鵲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又不是襲人，為什麼也這樣著急起來。」紫鵲沉下臉來道：「混叨些什麼，怎麼把我比起襲人來？」素雲笑道：「好姊姊別生氣，我有一肚子話在這裡，統告訴了你罷。你快把被窩攤好，剛才園子裡的西北風刮得我臉都凍僵了，到炕上去暖和著講給你聽。」

「說著，二人上了炕。

素雲便道：「看起來寶二爺今番去做和尚，總為的是林姑娘。你不知道，先前定寶姑娘的事大家瞞著他的。後來娶親時候怕他不依，哄他娶的是林姑娘。拜堂後揭去蓋頭巾，看見不是林姑娘，寶二爺正病著，一半明白，一半糊塗，還鬧個翻江呢。」紫鵲道：「後來他病好了，為什麼不聽見說要去找林姑娘呢？」素雲道：「怨不得你是蒙在鼓裡頭過日子的。寶二爺是只知道林姑娘已死過的了，就沒一個人告訴他林姑娘回家的話，所以如今鬧出這件事來呢。」紫鵲怔怔的聽他說完，竟如夢方醒，連聲歎氣道：

「他們乾的事也太狠了。聽你這麼說來，連那一件事我也明白了。」素雲道：「還有什麼事？」紫鵲道：「這會兒也不必說他，我要問你，既是知道這些事情，為什麼早不告訴我呢？」素雲道：「我頭裡也不過聽著些風言風語，不得很明白。況且，林姑娘回家瞞著寶二爺的話，上頭囑咐不叫你知道，如何敢提這話呢！如今和你說了，別再告訴人家。」

「紫鵲一面拭淚道：「你聽聽，這樣喪心昧良的事，叫我怎麼樣不替林姑娘傷心！敢仔你又要笑話我呢！」素雲道：「別再說了，我身上也暖和了，睡覺罷。」素雲先自睡了。紫鵲一個人仍和衣躺在炕上，前前後後的事，如轆轤一般在心頭轉動，想寶玉到底去做了和尚，他原不負林姑娘，也不枉姑娘素日這番用心。但只姑娘如今現在，可恨這班子狠心人，瞞得寶玉鼓樣似的緊，拿定沒有林姑娘這一個人，寶玉便一心一意守著寶姑娘，偏料不到有這樣事鬧出來。別人固然沒有什麼好處，姑娘的事情又怎麼呢？又想寶玉雖然願意出家，老太太、太太必不肯依，一定要變法兒弄他回來。知道他要出家的心事，自然有個調度，但不知姑娘打的什麼主意？紫鵲這夜的心事，真是千回百轉，直到天明沒有睡著。

講到寶釵這裡天天延醫看治，因王太醫已經回絕，另請鮑太醫，也是束手。那邊賈珍聞得張友士又進京來，素信他脈理精細，推薦過來看了兩回，說的也是王太醫、鮑太醫的話，不敢擔承。寶釵又不肯好好服藥，竟像林黛玉絕粒捐生的光景。

王夫人與鳳姐等十分著急。一日，鴛鴦過來看了寶釵，襲人便招他到自己屋裡坐下，問道：「你瞧，我們奶奶的光景怎麼樣？」鴛鴦搖頭道：「不好呢！你瞧，天天幾個大夫進來看治，吃藥下去沒一點子鬆動，似乎精神越發痿頓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，他何曾肯好好的吃了幾劑藥。我們幾個人輪流煎好了去伺候，就把我們支使開了，把藥都潑在火盆裡，不知他安的什麼心？」鴛鴦道：「果然是這樣，也沒法兒了。」襲人又湊近一步，悄悄的說道：「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，璉二奶奶倒一天幾趟的來看奶奶。我瞧奶奶近來，竟像有些厭惡他的光景。倒教我解不出來。」鴛鴦微笑道：「這個我也猜不透，只怕還是你奶奶懈怠說話，所以是這樣冷冷的，也不定有什麼別的意思。」襲人道：「那也是一句沒要緊的話。我聽見老太太叫璉二爺寫了許多單子，有人找著二爺回來，給他一萬兩銀子。那一個不上緊去找？阿彌陀佛，但願二爺早一天回來，我倒情願替二爺出了家。」鴛鴦笑道：「你既要出家，也不必盼你二爺回來，趁這會兒去做了姑子，好去伺候和尚呢。」襲人紅了臉道：「咱們從來沒有取笑過的，為什麼你也說起我來！」鴛鴦道：「你別著忙，寶二爺出了家倒有個著落，便容易找他回來，就耽遲三頭四個月也沒要緊，倒是勸你奶奶好好的服藥調理是正經。」襲人道：「好姊姊，你見了四姑娘，只說是老太太的話，叫他再去問問妙師父，二爺出家這個地方到底可找得著嗎？鴛鴦隨口應道：「我見四姑娘，叫他去問就是了。」一時鴛鴦起身走了。

再講到寶釵的病日重一日，王夫人天天過來瞧他，不過講些寬慰的話，說：「老太太已叫你璉二哥哥寫了幾百張招單，許了重賞，附近各處已貼遍的了，這幾天裡頭總有些消息。我的兒，你安心保重，老太太很惦記你呢。」寶釵聽了，勉強笑道：「老太太和太太可是疼我的，我還沒有好好的孝順一天，不想……」寶釵說到這裡，就咽住了，禁不住落下幾點淚來。

王夫人見了，頓時眼圈兒一紅，一面拭淚，又安慰了寶釵幾句，囑咐鴛兒、秋紋這一班人小心服事，自回房去了。停了一回，小丫頭來回：「姨太太來了。」寶釵聽說他母親到來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淚如雨下。不知薛姨媽到此母女相見如何光景，再看下回分解。